

唠叨一箩筐

□范益泽

终于熬到开学了，我对即将到来的高中生活充满好奇，新的学校、新的老师、新的教材……未来的生活究竟如何，不得而知，但毋庸置疑的是我终于要逃离窠篱，再也不用天天听“唠叨”了。

“你看，手机上又给发辅导班的内容了……”晚上下班一进家门，妈妈就唠叨上了，天天如此，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。

没等我回过神来，一边的老爸也应和上了，“让你上补习班你不上，高一一开学，学校立马就摸底考试，你可千万别考砸了……”

老爸还没住嘴，妈妈又想起她同事那些今年和我同时进入高中的孩子了：“有些都预习到高二的内容了……”

平时爸妈上班，家里我老大，一切时间我自由支配，可只要爸妈一回家，各种唠叨顿时如疾风暴雨般扑面而来，我就连一霎间的清闲也没有了，即使躲到房间里静一静都难于上青天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一发“炮弹”就“轰”了过来。还没正式开始高中学习，家里的火药味已十足，只要爸妈一回来，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什么时候导火索就给点燃了，唠叨一旦起了头，就如滔滔江长绵绵不绝。即便我默不作声，装哑巴也躲不过。唉，我心里简直比窦娥还冤啊！

学习是建立在兴趣基础上的，翻来覆去地“犁”教材，不是书呆子吗？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感冒。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，因此中考结束后，任凭爸妈说破了天，磨破了嘴皮，我咬定主意不动摇：辅导班一概不报。如此一来，爸妈没了辙，权威性冷不丁被挑战，因而耿耿于怀，变着法地唠叨我这熊孩子。

这不，妈妈还在为辅导班愤愤不平呢，爸爸

漫漫求学路

□王传军

2009年的9月5日是山大09级新生入学的日子，那天一早就飘起了细雨。初秋的校园清新宁静，尽管人来人往，却不显嘈杂与忙乱，而是一派生机勃勃。我和大家一样到院里注册，领取校园卡，没有人注意到数千名新生里，有个普普通通的我。无数次遥遥仰望的校园，今天我终于站在了这里。

离开校园的日子有多久了，追寻梦想的路又有多长。因为偏科，我高考失利，命运给了我如此冷酷的一记耳光，我不甘心，第一次开始冷静地审视自己，考研的理想就在那时逐渐明晰起来。

自学是条艰辛而漫长的路。好多年里，我几乎没有节假日的概念。白天要为工作奔波，能利用的整段时间只有晚上，夜读已经成为一种习惯，疲惫不堪的时候，我就放一段舒缓的音乐来提神，或者畅想一下大学校园的生活。没有了谆谆教诲的严师，没有了笔砚相亲的伙伴，陪伴我的只有窗外的那棵老石榴树，有时候，从书本中抬起头来，家人已经沉入梦乡，远处的天空挂着寥寥几颗星，这星空是如此辽远、深邃，而人生又是多么渺小而短促啊。无尽的轮回中，一定有什么，是我们所不能放弃的，比如，宠辱不惊，去留无意的淡泊宁静；比

父亲送我去上学

□孙道荣

父亲说，你马上要读三年级了，要到邻村去上学了。

我已在村中的小学读了两年，说是小学，其实只有一位老师，有时五六个，有时又变成七八个学生，老师家的堂屋就是我们的教室。老师基本上是赤着脚给我们上课，倒不是他没有鞋，而是因为，赶上农忙的时候，他得一边给我们上课，一边随时准备下地干活。他和我们的父母一样，是农民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他是村里识字最多的农民。但他识的字，也只够教我们到二年级。三年级，我们就必须到邻村去上学了，听说那里有我们这一带识字最多的人。

开学了，父亲送我去邻村小学报到。那是父亲第一次送我去上学，也是唯一一次。

天下着小雨。

又想起了一茬：“你的手机该换了？换成不能上网的……”

搁在平时，我还有反抗的机会，可眼下说真的，因了中考我大意失荆州，发挥得不理想，让爸妈有了把柄，找到了攻击我的软肋。

人在屋檐下，不能不低头，没办法，只能天天听爸妈给我打高中生活的“预防针”。不过“预防针”打多了，没感到自身“免疫力”增强，却分明意识到他们那无所不能的紧箍咒在我这儿失了效——我左耳朵听右耳朵冒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其实父母们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心情孩子也理解，但他们谁又会真正理解做孩子的心呢？其实即便父母不唠叨，在激烈的竞争面前我也不敢放松啊。

开学了，高中三年，一千多个紧张日子里，我又要背上千粮往前冲了，要不爸妈的唠叨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要“轰”来了。

如，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，有了这些，我们才能从容面对并试图改变生活中的平庸与失意。

在不断的努力中，我看到了自己的潜力，泰安师专附小、泰安北实小、南实小、东岳中学，我几乎踏遍了泰安的考点。从专科考到本科，从最初的不到300分，到距离山大的分数线越来越近。我一点点顽强地接近着自己的目标，并最终胜利地抵达目的地。

正如我的唐宋文学老师冯建国教授所说，上苍总是特别眷顾那些为理想奋斗不息的人。对于一个执着于梦想的普通人，周围的人给予了我最大的理解、支持与宽容。单位为我创造了宽松的环境，让我能够心无旁骛，专心求学。家人的支持更不待言。我的几任语文老师王兴义、赵玉才、杨兴才等都很器重我这个弟子，给予我莫大的支持与鼓励。这些都化作源源不断的动力，让我不敢有半分懈怠，竭尽全力，充满热情地对待工作与生活。

因为爱，所以爱。在高考的考场上，我战败过，幸运的是我重新站了起来。如今儿子又到了高考的年龄，我提醒他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但是，接受正规全面的高等教育仍然很重要，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，做个全面发展的优等生，对个人，对社会来说，都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
邻村并不远，相距不到两公里。但没有路，只有连着庄稼地的田埂。农村孩子，走惯了这种没有路的路。我们虽然还没有下地干过农活，但哪块地是哪个村的，哪块地是种什么的，我们都一清二楚。走在自己村的庄稼地里，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。

我差不多是一路跑在前面。雨天，田埂又窄又滑，空气里弥散着那个年代才有的清新的气息。

一块地里种着水稻，另一块地里，还是种着水稻。你能看出它们的不同吗？你不能，因为你不是农民。但一个农民就能轻易地分出它们的不同来，就像我身后的父亲，他会突然停下来，一脚踏进水稻田里，将一棵水稻连根拔出来。你以为那是水稻？不，那是稗子。奇怪的很，稗子总是比水稻长得高，它们总能从土地里攫取

更多的营养。

一路上，我没和父亲说过一句话，也许说过什么，但我忘了。比如，也许就是那一次，他告诉我，怎么去分辨一株藏在水稻里的稗子。我能认识稗子，一定是从父亲那儿学习来的，就像我弄懂的很多东西，都源自我的父亲，但我并不记得，他是什么时候教会我这一切的。

很快，我放慢了脚步，或者干脆停了下来，不安地等待身后的父亲。因为，我已经走到我们村最后一块地的边缘了。紧挨着这块地的，是邻村的庄稼地。它们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，而且，种的也是水稻。但它是不一样的，它不再是我熟悉的事物。我小时候，放过牛，放过鹅，打过猪草，但都是在我们村的地头。你在自己村里的地里打滚，不会有人管你，但一个

【下期征文预告】

我的老师

命题说明：山高水长有时尽，唯我师恩日月长。老师，是生命历程中最值得尊重和感恩的人。关于师恩，无论是古人，还是今人，总有说不完的故事，道不尽的情感。是否某位老师让你终生难忘？是否有一段师生情谊珍藏在心底，盼望向恩师诉说……欢迎写下来与大家分享。

征文要求：1000字以内，文体不限。请附上个人的姓名、职业。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

投稿邮箱：qlwbxz@163.com

开学了，我没有路费

□杨素梅

1990年开学前，在炕上躺了三个月的奶奶去世了。等体面地把奶奶送走，家里钱袋子空了。

可是我和哥哥还得上学。哥哥大四我大一。我们兄妹这些年上学，母亲早起晚睡，汗滴禾下土，种下的庄稼能提供全家的温饱。父亲到处打工，或者临时做点买卖，也刚刚够日常的花销。

现在家里没有钱了，能借到的地方也早借过了。

哥哥上的是政法大学，学费比较高，他入学也比较早，在上海，路也远。父亲就从别人贷款里先挪用了一部分，给哥哥。我路近，师范类没有学费，但路费家里也掏不出啊。

开学了，父亲还没有捋饬来我的路费。那时我们村里没有电话，我也从来没想到记下辅导员的电话号码什么的——记下也没用，那时农村找不到地方把一个号码拨出去。父亲叹着气，对我说，晚一天行吗？无论如何，我不会不让你上学的。

我点着头，但心里一直忐忑不安。我从小上学，一直非常听话，几乎没干过一件违纪的事情，从来没有迟到早退过，对于开学不按时报到，更不知是一种怎样的后果。但这些都藏在心里。父亲刚刚经过丧母之痛，又因我俩上学的费用几乎抓狂。当时，如果父亲说没钱，不上学了。我也不会说出过火的话来，因为家里真的近乎山穷水尽了。

没能上学的我，在村里瞎逛，遇到乡亲，别人问：你怎么还没上学？我含糊其辞地应付了声，就赶紧跑回家了。那时，像心里藏着鬼，很羞愧也很难过。

来我家串门的一个人随口问：我小姑（我们家在村里辈分很高）怎么还没上学？母亲叹了口气，说：不瞒你说，没钱出门了。说着，一向刚强的母亲眼圈就泛红。他说，别急，八奶，无论如何先让小姑上学走，我家还备着春天地里的费用，先拿给你用着。上学要紧。

就这样，在乡亲的帮助下，我终于在开学第二天到学校报到了。

“上学要紧”，就是这种观念，我们村对上学的孩子多加照顾。这种帮助也代代相传，我跟哥哥工作以后，也尽可能帮助家乡上学的孩子。到现在，我们小小的村庄走出来了博士生导师、专家，还有在各行各业认真工作的人。

陌生的孩子闯进别村的庄稼地，就会引人疑虑。

父亲一把拉住了我的手。

直到今天，我印象深刻。父亲的手，粗糙，厚实，有力，温暖。自那之后，父亲没有再拉过我的手，或者拉过，我却不记得了。我安静地跟在父亲身后，向邻村走去。

从那天开始，我三年级了。

那是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村庄。那也是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的唯一一个新学期。此后，我去读镇里的小学，念县城的中学，上省城的大学，无数个新学期，却都印象模糊。

那也是我的父亲唯一一次送我去上学。我的农民父亲，只能送我这么远了，他紧紧地拉着我的手，然后，慢慢放开，目送我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。